

撰文 黄静华 (Venus Wong)

秀书秘境

In other words



中国湖南江永一带曾经流传一种只有女子才能看懂识读的奇特文字，被称为“女书”。其起源及文字特色为学术界打开了无数个研究窗口，亦启发了不少现代艺术创作。

江永或许不是一个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，走在村路山径间的农村妇女，看来亦与神州任何一个小镇中的妇女没有分别。然而，就在这湘桂粤三省接壤之处，清绿幽深的潇水旁，汉瑶文化交汇的村落中，流传着一种女子自创且只传女不传男的文字，它们被写在亲手缝制的精美书册中、记在零散的纸张上、临摹于扇面又或是绣在巾帕之中。一个个长菱形的秀美字符，骤看似汉字楷书，亦似古远的甲骨文，细看却还像妇女的绣花图案。其实，它是当地那些没有机会上学、婚姻又不能自主的妇女用来抒发和沟通的秘密文字，人们将之称为“女书”。

过去十多二十年间，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搜集到500多篇共30多万字的“女书”，整理出约2,000个字符。这些字符尤如“密码”，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及发音，不同音有不同意义。单个字符不表达特定的意思，要组成句子，内容才清晰。

这些常以七言一句并用江永土话吟唱的女书文，多是在诉说人生的际遇。有的记载女书人一

生的不幸，倾诉与结拜姐妹离别的思念之情，亦有感激父母之言。每逢庙会、节日或出嫁等喜庆日子，女书人会公开吟唱自己创作的书文。不少学者相信鼓励女性结拜及歌颂女性才华和品德是瑶族特有风俗，很可能是“女书”文化在江永一带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。

台湾舞蹈家谭惠贞为创作找寻灵感，于2011年到湖南江永学习女书。她说：“在现实生活中，（当地）妇女适应着自己的角色，很辛苦。她们要耕田，要持家，处理好自己的角色以外，还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精神王国，跟自己的女性朋友进行情感交流。（女书人）创作这些文字并非因为读书（识字）有地位，也不是为别人，而是为自己的需要，要找到抒发表达的窗口。创造这样一个沟通模式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又没有被旁人发现，这是她们厉害的地方。”

谭惠贞追随“女书”自然传人（以女书为第一及唯一书面语的人）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学习，并以《女书》为题创作了一组现代舞蹈作品。舞

图片: GETTY IMAGES BRIDGEMAN IMAGES

妇女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精神王国，跟自己的女性朋友进行情感交流。

台上，谭惠贞亲自吟诵多段女书作品，并把潇水的意象及当地风俗概念化地融入舞蹈中，在多个国际艺术节上把观众带进奇特的女书世界。她认为女书是珍贵的文化遗产：“我觉得女书的精神永远不会磨灭，女书人以自己强大的智慧，解决自己一生想要解决的问题，且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，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多么让人惊艳。我希望借助舞蹈，让更多人认识这珍贵的、唯一的女性文字。”

受女书启发而进行创作的不单只有谭惠贞，著名华裔作曲家谭盾亦以此为题，创作《女书》多媒体音乐作品。谭盾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，用多年时间采集女书人的资料，用影像及声音纪录女书人的吟唱片段，以微电影在舞台上与竖琴独奏及管弦乐交织出13个音乐单元，把湖南女书的传奇，呈现在21世纪的观众眼前。

对于学者来说，“女书”更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，它的起因及起始年代仍是一个迷。有人认为“女书”是一种远古文字，可追溯至2,000多年前的秦朝甚至更早；亦有人认为“女书”是一种近代发展出来的字体，不早于明末清初。至于女书由谁创造，江永一地也有好几个传说，每个传说中都有一位聪明敏慧、心灵手巧的女子，她们创造文字来秘密传递信息，避开别人注意。这些传说增加了“女书”的传奇色彩，而更多的却是寄托女性对生活的美好期盼。

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阳焕宜于2004年逝世，“女书”正式成为历史，然而，它所代表的女性强韧精神力量及智慧将继续启发后人。◆

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家视频内容，请访问 patek.com/owners，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。

銀仙

